



“辽东贡道”。往来其间者，虽有不少商旅，更多的却是贡使。

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朝鲜半岛正是王氏高丽末期，其贡使前往明朝的路径多为海路。至明成祖朱棣移都燕京，早已是李氏朝鲜，朝贡目的地也改了方向，其贡使根据明朝规定，“由旱路历辽东，穿山海关而入皇城”。旱路即陆路，其路径是从朝鲜渡过鸭绿江，经过栅门、凤凰城、辽阳、广宁、锦州、山海关、永平、丰润、玉田、蓟州、通州，最后到达明都燕京。总行程三千多里，约需一个月。

明末，因后金攻陷辽阳，陆上通道受到阻隔，贡道被迫更改，即以海与陆结合，先走海路，由朝鲜半岛到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再改为陆路，由登州经济南、德州、河间、良乡，最后抵达燕京。1619年，“萨尔浒之战”后，辽东陷于后金，陆上朝贡之路中断，使者必须走海

式样回到高丽，明朝的官服就成了高丽的官服。《明太祖实录》载：

癸酉，高丽使者郑梦周等至京，复赐衣服而遣之。

郑梦周在南京获得了意外而巨大的成功。回国后，高丽王便赐给他衣带鞍马，拜为门下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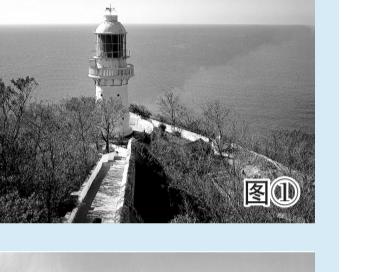
四

1386年这一次出使归程，郑梦周的路线是这样的，从南京到登州，再从登州渡海至旅顺口，走金州、复州、盖州、辽阳、凤城，然后过鸭绿江，回到高丽。途中，郑梦周在旅顺口作诗三首，在金州作诗一首，在复州作诗两首。可谓走一路，写一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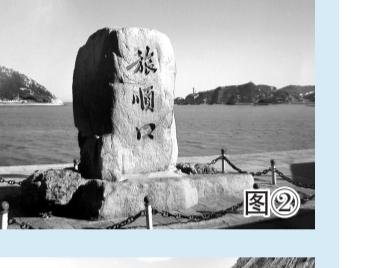
《铁山——五月十八日到旅顺口》曰：

浪涌烟沉不见津，铁山千古导行人。羞将白发
经过远，喜过苍颜指点频。形势北来仍突兀，峰峦东
走尚逡巡。如今峡口多舟楫，天子兴师净塞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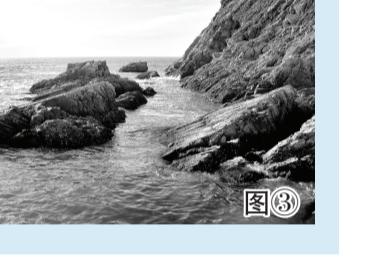
《旅顺驿——呈管驿马扶》曰：



图①



图②



图③

美髯长大气豪雄，佳士如君亦罕逢。贱介往来王化里，高朋谈笑客途中。育蕃驿厩肥，食足官厨绿蚁浓。盛代人才皆有用，他时塞上看成功。

《金州韦指挥宅画鹰走笔》曰：

坐客咨嗟看画鹰，风霜满壁欲扬翎。君王羽猎钟山下，贱介何时献海青。

《复州食樱桃》曰：

五月辽东暑气微，樱桃初熟压低枝。赏新客路还肠断，不及吾君荐庙时。

五月十八，已是端午之后。尽管一路多雨，驿厥荒凉，然而，郑梦周的诗却让我穿越到了明朝，看到了明初大连的风景世态。最是那句“铁山千古导行人”，突然就把一条苍远蔚蓝的海上航线拉入画面。

我也由此知道，我的老家复州当年就盛产樱桃，郑梦周途经这里的时候，正是辽南的樱桃季。

而且，郑梦周还在旅顺口喝了一顿大酒，招待他的主人或是管驿马的镇抚，或是姓马的镇抚，此人居然是个豪爽的美髯男。对饮谈笑中，郑梦周明白了什么叫酒逢知己千杯少。

明代辽东有二十五卫，金州卫是辽南第一卫，指挥使韦富是这个卫最大的首长，曾以地方官身份请他去自家宅中做客，并当场挥毫画了一幅苍鹰图给他看。那只鹰栩栩如生之姿，竟让郑梦周想起了朱元璋在钟山狩猎，而他自己也想拔箭射雕。

大连的雨，阻止了郑梦周的行脚，他却在这里有了意外收获。再加上他这个“贱介”心中，还揣着朱元璋的重赐，此行已经圆满得要“水花四溅”了。

关于大连的诗，写在1386年。六年后，1392年，他就遇刺了。

五

明末，即在郑梦周遇刺二百四十年之后，李氏朝鲜贡使金尚宪奉旨燕行。他与郑梦周一样，也是归程，坐船从山东半岛向辽东半岛驶来。

郑梦周被誉为“高丽的王阳明”，金尚宪则被称

为“朝鲜的文天祥”。可见“从中国制”，著汉衣冠、尊儒敬贤，在这个半岛国家已成传统，已入骨髓。

1626年，天启六年，金尚宪被任命为节圣兼谢恩恩使，前往中国朝贡。翌年正月，他前脚刚走不久，就发生了“丁卯胡乱”，因后金军大举入侵，朝鲜被迫与其约为兄弟之邦。

彼时，金尚宪正身在明廷京师，惊闻此讯，立刻上书明朝兵部，请求派兵，解朝鲜之围；

诚及此时，速发偏师，乘其空虚，捣其巢穴。使贼首尾牵掣，狼狈莫救。则一举而全辽可复，属国可全，群丑可灭，此正难得不可失之机会也。

然而，从登州和莱州出发的八千东援明军抵达皮岛时，朝鲜国王已与后金订盟讲和，后金军也已凯旋。

1636年，后金大汗皇太极称帝，改国号大清。金尚宪一直是反对与清媾和的领军人物，在国内有众多的追随者，李朝仁祖只好宣布与清断交。由此，引来皇太极大举讨伐，史称“丙子胡乱”。清军势如破竹，直逼汉城，仁祖落荒而逃，退守南汉山城。在国家命悬一线的危急时刻，朝中主和派与主战派矛盾已成水火，仁祖改了主意，站在主和一边。金尚宪甚感绝望，在阙门外免冠伏藁（一种草，藁席，意指贫贱），请就死于贼阵。

1637年正月，江华岛失陷，仁祖彻底崩溃，决定出城投降。听到这个消息，金尚宪“累日绝食，至是自缢，为子所救，得不死，闻者莫不惊叹”。

正月三十，就在仁祖出城投降那天，金尚宪因为被做了特别保护而脱险，三个低阶学士当了替罪羊，被送往盛京，后被皇太极处死。

主战的金尚宪，早就在皇太极那里挂了号，虽在“丙子胡乱”逃过一劫，后因有人泄密，还是遭到追究。1640年和1643年，他曾两次被清兵逮捕，羁押在盛京。1645年2月，老迈的金尚宪终于归国。之后，隐居石室，不再问政。1652年，清顺治九年，从明朝活到清朝的金尚宪，以82岁耄耋之龄，逝世于石室别墅。

尽管命运多舛，一会儿在朝做官，一会儿被放逐山林，但他比高丽贡使郑梦周还是幸运。死后谥号文正，配享朝鲜孝宗庙庭。

六

在《燕行录》里，也收有金尚宪写大连的诗。

1627年正月，因“丁卯胡乱”，金尚宪归国时，只能走海路回国。彼时，海上诸岛，尚在明朝东江总兵毛文龙掌控之下。所以，金氏与朝鲜使团并未在辽东半岛上岸，而是在海上诸岛间匆匆穿行。

金尚宪的《晓发平岛》句云：

东风万里送行旌，十日孤帆十岛经。

其题注有“……长山岛、广鹿岛、三山岛、平岛、铁山背、龙王堂凡十岛”字样。可惜笔者看到的是影印本断片，此诗不全。完整看到的，是另外两首。

一首是《三山岛》：

曾闻海上有三山，云气虚无不可攀。汉使乘槎何处见，秦童采药几时还。玉函金锁丹书古，珠阁琼楼白日闻。万里迁天今日到此，前身知是列仙班。

另一首是《舟次平岛有感》：

行人六月发京华，万里舟车道路赊。辽岸一边山不断，登州南去海无涯。世间谁了生前事，天外长寻梦里家。荏苒岁时秋欲晚，异乡何处对黄花。

三山岛，在大连湾海口。“三山”之名，始于汉代，也指代大连，因为它是最早见诸史籍的大连地名。

平岛，后称皮岛，在鸭绿江口。高丽王朝时，在岛上设养马场，朝鲜王朝时，亦设监狱。但是，岛上人少荒凉。1622年，明朝东江总兵毛文龙率兵入驻平岛。据说，毛文龙上岛后因自己姓毛，故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将平岛改为“皮岛”。平岛距大连虽远，却也是辽岸之余绪。

总之，在我看来，金尚宪的“辽岸一边山不断”，与郑梦周的“铁山千古导行人”，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有首尾相接之美。我也相信，汉学修养极好的金尚宪，和郑梦周一样，当然熟知辽东半岛与朝鲜半岛地理，更熟知自第一叶扁舟在两个半岛之间穿行开始，自第一支古代移民沿着海岸相互走动开始，大连就是这条历史过道上的重要驿站。

遗憾的是，金尚宪没有像郑梦周那样，可以纵深到大连腹地，当一个有酒喝有樱桃吃的座上宾。否则，他定会多写几首诗，给这条海陆通道、辽东贡道，再添一抹重彩。

题图①老铁山灯塔

题图②旅顺口碑

题图③老铁山岬



黄家花园最早建于清末，初为私人所有。后来历经变迁，这一概念已从特指花园的专属名词变为了指代附近一片区域的笼统称谓。由于地理位置优越以及交通便利，这片地方商铺、住宅林立，直至新中国成立后，都是人流如织的地方，包括商业、教育和医疗等在内的各种社会服务机构的发展都非常充分。除了这些能看到的市井繁华，这里还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蕴，多位作家都曾经居住于此，并在这里写作或者凭借在此的生活经验进行写作。

首先要说到的是作家梁斌，机缘巧合把家安在了黄家花园这片区域，梁斌对这里非常满意，因为这里能够同时兼顾文学创作和休养身体。他在《白杨之歌》一文中难掩畅快欢愉，写道：“我自从搬进这几间房子，也颇适意，好处是清静，无论黑天白日，皆无车马之声。原因是这‘永康里’出口是一条偏僻的小马路，叫南海路。这南海路，不用说外地人，连天津人都不知道它，恬淡幽静，甚适人意。”梁斌就在这种“大隐隐于市”的状态下，修改、创作了很多重要的篇章。曾经在北京居住过的梁斌来到天津后，感慨当时天津的公园建设不如北京，但是对于黄家花园附近公园的公共设施则流露出赞许之意。虽然黄家花园已经不是原本的模样，但这一带的复兴公园、土山公园都让他流连忘返。他满怀深情地看着天津的市民在公园里健身、休闲、娱乐，细致地描绘来到此地的老人儿童以及学英语的年轻人的动作和神态，甚至写下了对公园管理

津派文学与文化丛谈(五)

留在黄家花园的文学

艾翔

的建议、思考。这些周边的邻居，对梁斌也是亲近如同家人一般，还会未经预约突然到访，梁斌则热情招呼他们到家中做客。这种邻里关系，放在当下商业小区的居住视角来看，实在太令人羡慕了。除了普通访客，这里也少不了梁斌在文联作协系统的老友，专门赶来与他讨论书稿，或者畅聊文学。

有时候历史的机缘会让后来人感叹妙不可言，进入“新时期”后，梁斌同辛一夫、冯骥才一起办过一场书画展。与梁斌一样热爱文学和书画的冯骥才，在经历了上世纪60年代的坎坷后，在70年代的“门槛”前看到了生活的曙光。经过多次搬家，他们一家来到了思治里，住在这里一住就是十四年。他在回忆中这样描述这里的环境：“思治里是一条很深的胡同，两边两排连体楼，我住在右边一座连体楼的第七座，由于下边有一层地下室，我所住的三楼实际上是四楼，上边再无人家，只有天空、云彩和飞鸟……后胡同僻静人稀，鲜有小贩进来。下雨时，楼顶上的雨水通过墙面上歪歪斜斜黑色的铅管泄下去，使胡同总带着湿漉漉的气息……”经历过特殊年代的冯骥才，特别珍惜建筑本身给他带来的心理上的稳定和安全感：“我们新居的房子很厚重，高耸的瓦顶，宽阔的屋檐，粗壮的楼梯栏杆，让人住在里面感到牢固稳妥。只是后来才知道它外强中干，甚至险些使我丧命，这是后话了。”冯骥才说的“后话”是指唐山大地震中住房的坍塌，并因此住了一段时期的简易安置棚户。无论如何，思治里见证了冯骥才文学的起步，在这里他写出了《义和拳》《铺花的歧路》《啊！》《神灯前传》《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等一系列非常重要的作品。一点也不夸张，冯骥才在这个拥挤的空间里思考的事情，远远超越了那个时代。这个时间段的作家奔走于大江南北，甚至世界各地，思想纵横八方，内心却一直没有离开这片他生活的土地。这些美好生活的开启，都源于刚搬入思治里时，夫妻俩对居住空间和生活方式的积极改造，以及在黄家花园这个商业街区体会到的浓浓的烟火气息，这些烟火气息同时能满足人们当时所需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的供给。

河北“三驾马车”之一的作家何申曾经在《闲聊老乡肖克凡》中提到一个有趣的假设，他假设了一个时空场景，就是地震时，他与冯骥才的住所相距不足五十米，肖克凡则住在五六百米的范围，如果都在家，则方圆之内同时发生着三人的忙乱与慌张。此外，何申居所的前任主人似乎是作家李治邦。距离这里不远的锦州道，是还珠楼主曾经的居住地。这些作家成长经历不同、性格志趣不同、艺术追求不同，代表作品的风格调性不同，但有一些共同点，比如都对在这里的生活经历格外珍视，都对民俗、民间文化和城市文化感兴趣，都细致地体察庞大而各异的市民群体，都认真对待每个鲜活生命的尊严，都热衷于描绘出个体旺盛的生命力和周围环境蓬勃热烈的活力。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里能够成为文学的一小方沃土，能够滋养出如此的文学生态，与周围繁盛的市井生活、风俗人情是密不可分的。繁星般散布的这些文学活动与文人生活，是天津历史底蕴和城市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研究者深入思考。

傍晚时分，我“参观”了卫生间。镜子上的水渍形成了奇特的图案，像山脉又像云朵。夜幕降临，我来到窗边，望着窗外的星空。这一刻，家中的宁静与窗外的浩瀚星空融为一体，让我感受到了宇宙的广袤无垠，也让我对生命有了更深的思考。

夜深了，我躺在床上，想起那些奔赴远方的游人。他们拍下异地的照片，惊叹于陌生的风景。而我今日所见，虽不过是家中寻常之物，却因看得仔细，反倒比那些走马观花的游客收获更多。原来旅游不必远行，只要换一种眼光，熟悉的地方也能成为全新的风景。

这场家中“旅游”，让我在熟悉的环境中发现了新的风景，收获了心灵的宁静与满足。原来，美好并不一定在远方，只要我们拥有一颗善于发现的心，即使是在家中，也能领略到生活的无限魅力，开启一场属于自己的精彩旅程。

满庭芳

第五三五五期

五一长假时，很多人或是奔赴名山大川，或是体验异国风情。

我向来是不喜欢这般拥挤的，便决定在家中作一番“旅游”。

于熟悉的方寸之地，探寻未曾发现的美好。

推开书房的门，阳光倾泻而入，这是我“旅游”的第一站。书架上整齐排列的书籍，宛如一扇扇可以任意打开的门。随意推开一扇门，静下心来，就可以细细品味字里行间的韵味。原来，在家中，我也能跨越时空的界限，领略不同的人生百态。

转身进入“主景区”——客厅。沙发上的布罩已经褪色，却洗得干净。我平日里总是往上一躺，现在坐下去细看，那布料上织着细密的花纹，是极普通的样式，然而在阳光下，那些纹路竟也显出几分精致来。

茶几上放着一个果盘，空了很久，落了一层薄灰。我用手帕擦拭，木纹便清晰起来，原来

这木头也是有年轮的，只是平日谁会去注意呢？

穿过客厅，来到阳台。那株绿萝，叶片翠绿欲滴，藤蔓沿着支架蜿蜒而上，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在阳光的照射下，叶片上的露珠折射出五彩斑斓的光芒。曾经，我总是匆匆忙忙地

给它们浇水，从未留意过这些细微的美好。

厨房是我的“风味小吃区”。冰箱里存货

不多，只有几个鸡蛋、半棵白菜、一包面条，外

加一包牛肉和几个土豆。我忽然起了兴致，要为自己做一顿“旅游大餐”。

我系上围裙，戴上袖套，决定尝试制作一道从未做过的菜肴。

白菜切丝，鸡蛋打散，面条下锅煮得软硬适中。

当一盘色香味俱全的菜肴端上餐桌时，我心中

充满了成就感。以往，吃饭只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而今天，我却在烹饪中找到了快乐，也明

白了生活的滋味需要用心去调配。

午饭后，我“游览”了卧室。床单是蓝格子的，已经洗得发白。枕头上是我睡出来的凹痕，像一个个小小的巢。衣柜里衣服不多，挂得

整齐。我一件件拿出来看，发现一件旧衬衫的袖口已经磨破了，却因为藏在褶皱里，一直没

被发现。床前的书桌是“文化古迹区”。上面

堆着几本书和笔记本，翻开来看，有些页角已

经卷了，有些